

AIGC 网络故事片《奇谭：纸刀渡荒墟》持证上线

AI长片离“活人感”还有多远？

羊城晚报记者 詹锡伟

近日,AIGC(人工智能生成内容)网络故事片《奇谭:纸刀渡荒墟》(以下简称《奇谭》)上线爱奇艺。该片以中式志怪传奇为故事底色,采用AI进行全流程制作,全片时长超过60分钟,是国内首部获得《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》并上线播出的AIGC网络故事片。

从成片来看,《奇谭》的画面精细度超出了外界对AI影视的普遍预期,但画面的生硬感同样明显,角色的“活人感”仍有较大提升空间。

这种矛盾,或许正是当下AI影视最真实的坐标:技术已经跨过“能不能做”的门槛,但距离“做好”仍有一定距离。

正面攻坚,AI长片迈入商业化阶段

在此之前,AI生成影像大多停留在几分钟的短视频或概念短片阶段,主打视觉奇观和技术炫技。《奇谭》则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——超过60分钟的完整故事、200余个角色及视觉资产设计,以及一个完整的东方志怪影像世界。

这已经不再是对“AI能做什么”的



《奇谭:纸刀渡荒墟》宣传图 片方供图

实验,而是对“AI能不能完成一部长片”的正面攻坚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,这部影片拿到了《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》,编号为(鲁)网故审字(2026)第004号。这意味着,AIGC长片开始进入正规影视内容生产和发行体系,获得了进入主流商业分发渠道的资格。

从视觉完成度来看,《奇谭》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影片构建了一个充满东方志怪色彩的“隐市”:纸偶异兽穿行其中,幽诡奇景与烟火市井交织共生。总制片人蒋程透露,主创团队为

片中200个角色分别撰写了人物小传,“灯笼老娘”手中的六棱瓜形提灯,也是在翻阅《聊斋志异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古籍后确定的设计方案。这种从传统文化典籍中寻找视觉依据的创作方式,在当前追求短平快的AI内容生产中颇为难得。

此外,主创团队在人机协作流程上的探索同样值得关注。20余人的制作团队中,除了传统的导演、编剧等岗位,还加入了AI资产效果师、提示词工程师等新工种,逐步建立起覆盖创意开发、视觉生成、后期制作的全流程生产模式。如果这套方法能够进一步成熟,其对于后续AI影视创作者的参考价值,或许并不亚于《奇谭》本身。

长片放大技术短板,但不必苛责

当一部AIGC作品进入故事长片赛道,观众使用的评价标尺也会随之改变。AI作品在短视频或短剧中可以被忽略的瑕疵,在长片体量下会被放大。从豆瓣等平台的反馈来看,有不少观众肯定其视觉探索,但负面声音同样不容忽视。

最直观的问题出在镜头语言上。AI视频模型目前难以支撑长时间、高稳定的单镜头画面,导致影片不得不依赖剪辑切换。特写镜头尚可,但一到全景和动作戏,生硬感更加明显。传统电影中长镜头赋予叙事的呼吸感,在《奇谭》里被短促的视觉节奏取代,观众较难完全沉浸在故事中。

角色一致性同样面临挑战。主创团队提到,主要角色经历了“十余轮形象探索”,但有观众反映,同一角色在不同场景全脸特征和体态比例存在不连贯的情况。

故事层面,影片设定的世界观颇有

想象力——御纸师闯入阴阳夹缝“隐市”,寻找三件秘宝,揭开关于执念与救赎的真相。但叙事推进中,新角色不断涌入,人物的动机和情感关系未能充分扎根。有观众指出“人设不够丰满,人物关系也不够扎实,随着故事展开,观众容易忽略人物最初的行动动机”。

这些问题客观存在,但如果用已经成熟的电影工业标准去要求一部仍处于探索阶段的AI长片,或许也过于苛责。

补齐“活人感”,AI影视的下一场硬仗

纵观整部影片,最根本的痛点可以归结为缺少“活人感”。

AI可以把皮肤纹理渲染得足够真实,把服饰褶皱处理得足够细腻,但它处理不了眼神的流转、微表情的颤动、对话间隙里无声的情绪交换。人物的转头、起身、对视,都带着AI特有的顿挫感——动作是对的,但不够丝滑;表情是对的,但情感缺乏渗透力。

这或许是AI生成影像最底层的困境:它生成的是拟人的画面,而非人的表演。在短片的观看中,这种差距可以被遮盖;但在长片里,它会被反复放大。这恰恰是下一代AI模型需要攻克

的命题,也是未来AI创作者真正拉开差距的地方。此前,AI影视长片并非没有,但不少作品更多停留在技术展示和小范围传播阶段。当一部AIGC长片获得正式发行资格后,它便拥有了进入正规商业分发体系、接受市场评价和行业比较的可能。

游戏规则已经改变:从比谁画面更惊艳,变成了比谁能持续产出符合行业标准的完整作品。这个转变本身,比任何单部作品的成败都更重要。

明星“卖脸”真是一门好生意吗？

今年4月,爱奇艺在“世界”大会上宣布推出“AI艺人库”,称已有超百位艺人签署入驻同意函,允许AIGC创作者遴选艺人形象进行创作。话音刚落,张若昀、于和伟、李一桐、王楚然等艺人工作室火速辟谣,口径一致:“没签过任何AI相关授权。”

但这件事之后,不少明星开始主动尝试AI形象授权:62岁的吴启华将自己20岁的肖像授权AI电影制作;93岁的游本昌用数字分身完成济公微短剧,此后又向养老类品牌开放数字肖像授权,用于拍摄AI广告短片;威薇官宣个人AI数字分身“韩清夏”出演AI漫剧《末日盛夏》;息影22年的王祖贤宣布将年轻时的肖像独家授权给游戏《天下》。

为什么越来越多明星开始“卖脸”?梳理这不到半年的变化,一条清晰的逻辑线逐渐浮现:从被动防御到主动授权,从肖像维权到数字资产经营,明星与AI的关系正在重新定义。

4个月前,爱奇艺乌龙事件暴露的是行业混乱,平台想建库,艺人却不知情,双方对“授权”的理解根本不同频;而如今王祖贤、威薇等人的操作,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逻辑:授权对象是谁、用于什么项目、授权期限多长、使用边界在哪里,都被尽可能明确限定。

威薇甚至亲自担任《末日盛夏》制作人。她曾表示:“你授权出去的

不是一张脸,而是你整个职业生涯积累的品牌和信誉。”这种转变的背后,是三重力量的共同推动。

首先,AI影视行业“减量提质”,需要明星加持,明星亦需要机会。一方面,2026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.8万部,其中AI微短剧超过12.2万部,市场规模全年预计突破400亿元。作品爆发式增长的同时,内容与AI角色同质化严重,观众审美疲劳到达临界点,直接催生了红果短剧新规的落地;另一方面,明星工作机会普遍不及从前多,“AI形象

授权”程序正当化后,“卖脸”成为一种对市场需求的有效回应。明星无需出镜、参与制作,合作成本几乎为零,收益却相当可观,对息影、高龄、工作不饱和的演员而言,无异于一笔从天而降的生意。

其次,AI演技正在追平甚至超越某些“面瘫式”表演。这话听着刺耳,但细想并不夸张。AI表演目前固然无法完全还原人类微表情中的细腻层次,但相比多年不演戏或演技原地踏步的明星的生涩演技,AI呈现的效果未必逊色。更关键的是,AI可以将艺人形象定格在“最好的年纪”,真人演不了的角色、回不去的状态,AI能驾驭。

最后,明星脸为AI影视提供了辨识度,也倒逼作品提升品质。近日,红果短剧发布《关于规范AI剧角色创作的公告》,核心要求包括:确保不同剧集、不同角色不使用高度相似的面部形象;同一部剧内各个角色必须具备清晰的形象区分度;未经授权不得使用他人作品中的独创性角色、造型等设计。公告一出,AI短剧“一套脸谱演百部剧”的野蛮生长时代宣告终结。当配角不能再共用一张脸,主角的脸就必须足够有辨识度,一张家喻户晓的明星脸便是不二之选。明星AI形象授权不仅解决了“脸谱化”问题,还天然自带话题关注度。

然而,当一张明星脸被授权出去之后,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近日,威薇的《末日盛夏》因“裙下仰拍”镜头陷入擦边争议,暴露出AI创作中内容把控的新难题:艺人“卖脸”之后,镜头语言、审美尺度谁来把关?这也说明,行业规范化刚走出几步,离真正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明星“卖脸”行动,是一次行业从无序走向有序入场仪式。但入场之后,规则怎么写、边界在哪里、品牌如何守护,才真正决定了这张“入场券”究竟值多少钱。

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真实的他,耿直且温暖

□韩晗

8月16日,看到一位朋友发的朋友圈消息,标题: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罗锦麟病逝。

我像被雷击了一般。第一时间想到的,是这辈子再也没有可能去罗伯伯家里被他批评了,以前是担心,而如今却是再不可求。

罗锦麟教授是我老师周华斌先生的老朋友,二十多年前我从事戏剧创作、评论与研究时,对罗锦麟这个名字就如雷贯耳。周老师说,罗教授是一个喜欢向学生问问题的人,很可能冷不丁问你一个问题,你要有思想准备。果然,第一次见到罗教授时,闲聊中他问我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相同点是什么,我差点一句话都讲不出来。

后来,罗教授退休了,他与我大伯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,因此我私下开始称他罗伯伯。

慢慢地,我才知道,罗伯伯的确是一个有个性的人,耿直且温暖。我大伯退休后,曾受聘某民办大学任院长,他请罗伯伯去做特聘教授,本是老哥俩找个地方消磨时间,但罗伯伯极为认真,看到学生不认真听课,他大发雷霆。我大伯说,老罗太较真,但是一个好老师。

虽然是民办学校,但罗伯伯依然严格以待,早晨上课,首先环视教室,如果出勤率低,他首先要班长把没来学生挨个打电话叫过来。彼时该校地处京郊,苦寒偏僻,学生早晨多赖在被窝不想起床,但因为班长的电话,哀嚎声此起彼伏地响彻宿舍区。

有一年我坐高铁从北京出发,邻座是一个央媒的女记者,她看我在看丹钦柯的书,问我是不是戏剧学者?我说只是爱好者。再一聊,她居然是我伯父和罗伯伯当年的学生。

我问她,这两位老师风格如何?

她说,您大伯韩教授待人宽厚,说话和蔼可亲,学生要请假,打个招呼即可,是我们心中的“暖男”;罗教授则不然,有一次我借口请病假不来,结果他穷追不舍,找我要校医院的假条。我那时可讨厌他了,还给他起绰号。

我问,现在呢?

这位女记者沉默了一会儿,“罗教授是我遇到最好的老师,而且当时我们也确实不知道,面前站着的是一位世界级的戏剧导演,只怪我们年少气盛,而且有眼无珠。”

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说,她说,有一年她需要联系一个老艺术家采访,结果这位艺术家闭门谢客,谁也不见。她情急之下给罗教授打了电话,没想到罗教授还记得她这个当年逃课的学生,立刻表示愿意引荐。这位老艺术家不但接受了采访,还修改了采访稿。后来这篇新闻稿还参评了中国新闻奖。

这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情。前几年,中戏的朋友对我讲,中戏举办一个活动,企业家和明星校友坐第一排,教授坐在后面,罗伯伯走到校领导面前,要求他把第一排的位置留给教授。那位校领导很尴尬,只好在前排给老先生们留了几个座位。

座位排好后,罗伯伯自己不坐,挨个请后排的同事坐到前面。

记得罗伯伯曾很直接地问我,你来看你大伯,怎么不来我家?

十几年前我搞民国期刊研究时,罗伯伯知道了。曾对我说,欢迎我来他家,给我看看他父亲早年发表的一些关于古希腊戏剧的文章,都是民国期刊原件。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拜会过罗伯伯,哪怕他问我“怎么不来”时,我也不敢答应前去拜会。

以我内心而言,我当然想去,但因为那时已经不搞戏剧,自然也开始逃避戏剧研究前辈们充满期待的目光。像打过交道的老一辈戏剧家欧阳山尊、黄宗江等,那是根本不敢叨扰的,以至于老先生们谢世前几年我都没有去见最后一面。像罗伯伯以及他同龄的同事如谭霈生、徐晓钟、董健、魏明伦等老先生,则是“无事不登三宝殿”,一般也不敢贸然打扰。要说戏剧界前辈联系比较多的,当属我的老师周华斌先生和余秋雨先生,这两位老师也算是罗伯伯的同龄人。而且,我担心罗伯伯知道我早已不做戏剧研究了,又给我一顿批评。

我其实不怕罗伯伯批评我,我是怕

他失望。他曾对我说,你愿意搞戏剧,太好了,戏剧就应该让年轻人来做。

只可惜我能力有限,加上年轻时心高气傲且三心二意,没有能够坚持下来。但我心中对戏剧是有感情的,山尊先生人生中最后一两年,我有缘拜会过他一次,去年有朋友处理山翁府上所不要的旧物时,曾把他的一只旧手提公文包转赠给我,我现在每天都在使用它。至于我书房的斋号“小茗室”,正是黄宗江先生给予的。

毫无疑问,戏剧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,是我心中的人文根脉,我一直对戏剧研究心存敬畏。这些话我应当对罗伯伯说,但回想起来,我竟从未去过罗伯伯家里,这真是我这辈子的遗憾。

今年初,我和一位老师主动提到了此事,他立刻批评我:“你应该去。”



篱外生香(纸本设色)

□郑阿萍

在规矩与自在间

□刘学正

常言道,坐有坐相。在漫长的席地而坐的岁月里,古人若要维持正襟危坐的姿态,其中辛苦,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

近来看览文物,见有一种名曰“支踵”的器具,不禁为古人的巧思与通融哑然失笑。顾名思义,此物与脚有关。它形若一个“T”字,通高不过十至十五厘米,面板微凹,底座束腰,整体约莫一尺来长。初见,平平无奇,甚至令人不明所以。但若知其用处,便觉妙趣横生。

原来,古人讲究的跪坐,是将臀部坐于脚后跟上。在礼仪隆重的场合,还需将腰挺直,成“跪坐”之姿,把全身重量压于双膝与小腿。时间久了,腿麻脚痛在所难免。《韩非子》中有记载,晋平公向叔向请教事情,竟至“腓痛足癢转筋”,却因敬畏而“不敢坏坐”。酸痛钻心又强自隐忍的模样,读来既觉可怜,又感其礼法森严。

而支踵,正是破解此等窘境

的器具。使用时,将其夹于两小腿之间,人坐于上,衣袍垂下,将小小的凳子遮掩得严严实实。外人看来,依旧是纹丝不动的标准跪姿,一派庄重肃穆;而袍服下,臀部的重量已然被小小木器承接了大半,膝盖和脚踝的压力顿减。这真可谓

是“金玉其外,另藏玄机”。

由此不禁让人感叹,古人既要恪

守礼法,又不愿亏待了自己的身体。“衣食住行”的细节里,满是生活的智慧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,山东、湖北、四川等地的汉代墓葬中多有此类T形木器出土,曾一度被唤作小几、机等名,令人摸不着头脑。直到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出土,人们对照着墓中遣册上的文字,才终于为不起眼的小物件验明了正身。原来,支踵早在两千多年前,便默默地为人们的膝盖“分忧解难”了。

更有趣的是,除了木质的支踵,或许还有更为舒适的“软囊”。陕西考古博物馆藏有一组汉代歌舞俑,作跪坐状的女俑,臀部似有柔软之物。想来,乐舞者需久跪表演,比起硬质的木器,松软的囊垫自然更为体贴。可惜丝织品难以留存千年,我们只能从陶俑的姿态中,去遥想那份柔软

的巧思。由支踵而想到时下的各类“人体工学椅”“护腰靠垫”,其原理虽更加精密,心思却是一脉相承。只不过,古人的智慧往往藏于礼教,带有一丝“不足为外人道也”的含蓄与狡黠。他们既不因礼法严苛而全然牺牲舒适,亦不因追求安逸而公然废弃礼仪,而是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

小小的支踵,撑起的不只是古人的膝盖,亦是在规矩与自在间,从容周旋的生活意趣。

晒谷场

□陈哲

晒谷场空了很多年
水泥地上裂开的口子
像一张张嘴
却什么也说不出来

一只蚂蚁拖着半粒谷
走得很慢
它不知道
这谷子是前年剩下的

晒谷场的主人
去年冬天去了南方
风把一些草籽吹进裂缝里
春天的时候,它们会发芽

那时候
晒谷场就不是晒谷场了
是一小块
没人收割的田